

欽定晉書

卷之十
九五九

晉書卷九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五

藝術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
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
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
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
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僞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
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

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僊世祖尤耽
識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
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
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旣
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
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祕學天文算歷陰陽占候無
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
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

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爲宏叅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叅軍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爲彥所敗方信訓

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叅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
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
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爲
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
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
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
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
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
家時甘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
仰相法名爲盼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

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旣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爲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

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
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
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
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答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
大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
冰旣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
時陳敏爲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
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
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
便止歲末敏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

馬武舉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畛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珮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卽移居東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闔舉洋爲丞相令史時司馬

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
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
爲太山太守鎮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
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
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颺乃稱疾收付廷尉
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
月二十四日景午太令史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
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
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
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

吳宮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飢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

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嶮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之果平梁

城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
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
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
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
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
而敦死衆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
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
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
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
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

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

遣部將李槃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
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
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
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于石勒約到歷陽祖煥問洋
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
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
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
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
親將家屬奔于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
郭默據湓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

既敗洋往尋陽時劉盾鎮尋陽盾問洋曰我病當差不
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
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
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
寅勿見客盾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
當作江州不得解職盾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
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
來入盾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
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
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盾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

也。盾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盾不從。二十四日壬辰，盾遂爲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叅軍，將隨宣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鈎繞畢，向昴畢，畢爲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

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己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